

目 录

卷一

- 论君道第一..... (1)
论政体第二..... (22)

卷二

- 论任贤第三..... (46)
论求谏第四..... (75)
论纳谏第五..... (90)

卷三

- 君臣鉴戒第六..... (142)
论择官第七..... (164)
论封建第八..... (187)

卷四

-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214)
论尊敬师傅第十..... (221)
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236)
论规谏太子第十二..... (250)

卷五

- 论仁义第十三..... (285)
论忠义第十四..... (288)
论孝友第十五..... (303)
论公平第十六..... (308)
论诚信第十七..... (324)

卷六

论俭约第十八	(337)
论谦让第十九	(342)
论仁惻第二十	(347)
慎所好第二十一	(351)
慎言语第二十二	(355)
杜谗邪第二十三	(361)
论悔过第二十四	(365)
论奢纵第二十五	(369)
论贪鄙第二十六	(380)

卷七

崇儒学第二十七	(394)
论文史第二十八	(405)
论礼乐第二十九	(410)

卷八

论务农第三十	(431)
论刑法第三十一	(435)
论赦令第三十二	(456)
论贡献第三十三	(461)
禁末作附 (三章)	(466)
辩兴亡第三十四	(469)

卷九

议征伐第三十五	(472)
议安边第三十六	(504)

卷十

论行幸第三十七	(519)
论畋猎第三十八	(523)
论灾祥第三十九	(530)
论慎终第四十	(539)

贞观政要卷第一

论君道第一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①：“为君之道^②，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③，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④。若耽嗜滋味^⑤，玩悦声色^⑥，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⑦，怨讟既作^⑧，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⑨。”谏议大夫魏徵对曰^⑩：“古者圣哲之主，皆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⑪，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理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理而国乱者。’陛下所明^⑫，实同古义。”

【注释】

①侍臣：侍从皇帝的大臣。

②道：方法、法则、原则。

③啖腹：填塞肚子。

④嗜（shì 试）欲：泛指各种嗜好和欲望。

⑤耽：过乐、酷嗜。这里为沉溺之意。

⑥声色：泛指音乐歌舞和美女。

⑦解体：肢体解散。比喻人心涣散。

⑧怨讟（dú 读）：怨恨。讟：谤也。

⑨纵逸：放纵地追求逸乐、舒适。

⑩谏议大夫：官名。西汉置谏大夫，东汉改称谏议大夫。唐时门下省置谏议大夫四员，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魏徵（公元580～643年），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唐初政治家。幼孤贫。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后投奔建德任起居舍人。建德失败，他归唐，事太子建成，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后，任谏议大夫、秘书监、侍中等职，封郑国公，以敢于犯颜直谏闻名。死后陪葬昭陵（唐太宗陵园）。《旧唐书》说他与唐太宗“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为前代诤臣所不及。

⑪詹何：古代哲学家。反对纵欲，认为清心寡欲、重视养生，必然轻利。思想与道家接近。楚庄王（？～公元前591年），春秋五霸之一。问詹何治国之事见《列子·说符篇》。

⑫陛下：封建时代臣子对帝王的尊称。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待从的大臣说：“当国君的法则，必须先保存老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就如割下自己大腿的肉来填塞肚子，肚子虽然饱了，人却死了。如果想安定天下，必须首先使自身行为端正。没有身子正而影子弯折，上边治理好了下边反而混乱的。我经常想，损伤自身的因素不在自身以外的事物，大都由于各种不良的嗜好和欲望所造成的祸患。假若过度爱好佳肴美味，沉溺于歌舞美女，那么所想得到的多了，所损伤的也就大了。这既有害于国家的治理，又侵扰百姓。况且再说出一些违背事理的话，就会使万民离心涣散，怨恨既然产生，叛逆的事就会出现。我每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嗜欲去追求享受。”谏议大

夫魏徵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大多是就近修养自己，所以能够远远地体察到其它事物。过去楚国聘用詹何，询问他治国的要领。詹何用注重自身品德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王又问这样治理国家效果怎样？詹何说：‘没有听说过自身品行端正而国家还会混乱的。’陛下所懂得的，实在符合古代的道理。”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曰^①：‘先人有言，闻于刍尧^②’昔尧、舜之世^③，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④。是以圣无不照^⑤，故共、鯀之徒^⑥，不能塞也^⑦；靖言庸违^⑧，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⑨，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⑩，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⑪，而侯景举兵向阙^⑫，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⑬，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嘉其言。

【注释】

①《诗》：指《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本名《诗》，儒家列为经典之一，故称《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共收诗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

②刍尧（chú ráo 锄饶）：割草打柴的人，后多用以指草野鄙陋的人。

③尧、舜：古代传说中的圣君。

④“辟四门”三句：谓广开四方之门，招揽天下贤德之士；广开耳目，听取民间呼声；审察民情，使下情上达，天下无壅塞。

⑤圣无不照：谓圣明的君主对天下的事物无不知晓。照：知晓。

⑥共、鯀之徒：共，指共工，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史记·五帝本纪》载共工与驩兜、三苗及鯀并称为“四凶”，被舜流放于幽州（今河北北部）。

鯀(gǔn 滚),夏禹的父亲,尧的臣子,因治水无功,被舜戮于羽山。文中用来泛指一切奸佞之人。

⑦塞:指闭塞视听,下情不能上达。

⑧靖言庸违:谓邪佞小人的言行。靖言:恭维的话。庸违:小人的奸计。

⑨秦二世(公元前230~前207年):秦始皇次子,名胡亥。秦始皇死后,继位为帝,厉行严刑峻法,在位3年,后被专权的宦官赵高逼死。

⑩相隔疏贱:谓舍弃不亲近的臣子,疏远百姓。比喻幽居深宫,与外界隔绝。赵高:秦朝宦官。秦始皇死。他与李斯伪造遗诏,逼死世子扶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居中用事,把持朝政,后又逼死胡亥立子婴为王,为子婴所杀。

⑪梁武帝:即萧衍(公元464~549年),南朝梁开国之主,公元502~549年在位。执政期间,崇奉佛教,重用士族,对农民残酷剥削,多次镇压农民起义。公元549年,侯景引兵渡江,梁朝灭亡,他饥病而死。朱异(?~公元549年):字彦和。梁武帝时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为人奸佞骄贪,蔽主弄权,为时人所痛恨。

⑫侯景:原为东魏臣子,公元547年,因朱异而降梁,任梁朝大将军,封河南王。公元549年,他举兵反梁,攻陷台城,梁武帝被逼饿死,史称“侯景之乱”。阙:古代宫殿、祠庙和陵墓前的建筑物,“两两相对,中间阙然为道”。文中用以指代京城。

⑬隋炀帝:(公元569~618年)即杨广,隋文帝杨坚次子,隋朝第二个皇帝,公元604~618年在位。在位期间荒淫腐化,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兵役繁重,民不堪命,怨声载道。公元618年,隋朝在农民起义军打击下灭亡,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逼迫自缢。虞世基(?~公元618年):字茂世,博学多才。炀帝时任内史侍郎,专典机密,参掌朝政。炀帝巡游江都,农民起义军不断揭竿而起,世基请发兵屯洛口仓,炀帝不从。他知不可谏,又怕祸及自身,故唯诺取宠,不再将实情上奏,朝野共恨。后为宇文化及所杀。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怎样叫做圣明君主和昏庸君

主？”魏徵说：“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广泛地听取不同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诗经》说：‘先辈有这样的话，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古代尧、舜的时候，广开四方贤路，招纳天下贤德之士；广开视听，了解各地情况，听取各种意见。所以圣明的国君没有什么事不知晓，因此共工、鲧这类人，不能蒙蔽他；奸佞小人的恭维话和奸计，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就不是这样，他住在深宫之中，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的话，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都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的话，重用侯景。侯景率领叛军攻打京城，梁武帝竟然还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的话，各路起义军攻取城池、抢掠乡邑，他也不知道。所以国君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采纳臣下的建议，那权势很重的大臣就不能堵塞下情、蒙蔽君主，而百姓的呼声必能上达国君了。”太宗很称赞魏徵的意见。

【原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①？”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②：“天地草昧^③，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④，百姓乐推，四海归命^⑤；天授人与^⑥，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⑦。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⑧，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⑨；国之衰弊，恒由此起^⑩。以斯而言，守文则难^⑪。”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⑫，必践危亡之地^⑬，所以见守文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文之难，当思与公等慎之。”

【注释】

①草创：开创。事情的开始谓之草创。 守成：保持前人已有的成就和业绩。

②尚书左仆射：尚书省长官。唐制，中央行政机构设三省六部（三省，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以三省之长共议国政。尚书省置左右仆射，与中书、门下二省之长一样，同为宰相之职。 房玄龄（公元579～648年），字乔，济州临淄（今属山东淄博市）人。隋末考取进士，任隰城尉。公元618年，李渊起兵入关中，归李世民，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武门之变”中，他出谋献策帮助李世民诛杀太子建成。贞观元年为中书令，后任尚书左仆射，封梁国公。居相位15年，与杜如晦共管朝政，世称“房谋杜断”。死后陪葬昭陵（唐太宗陵园，在今陕西醴泉县北）。

③天地草昧：谓天地初开之时，杂乱无章，浑沌不清。文中指天与大乱、草，杂乱。昧，晦暝不清。

④覆彼昏狡：谓消灭昏乱狂暴的人。覆，灭。昏狡，昏乱狂暴。

⑤四海归命：四海，犹言天下，指全国各处。归命，这里作归心、归附理解。

⑥天授人与：上天授给，人民奉与。封建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鼓吹君权神授，自称是上天的儿子“天子”，认为自己的权力是上天授给，帝正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主宰人间的。

⑦志趣骄逸：志向趋向骄奢淫逸、趣，同趋。

⑧徭役：古代统治阶级强迫平民从事的无偿劳动。一般有力役，军役及其他杂役等。这是古代统治阶级残酷压榨人民的一种剥削制度。

⑨凋残：凋敝残破，意即穷困疲敝。 侈务：奢侈浪费的事情。

⑩恒：常。

⑪守文：「明」成化本作“守成”，可从。

⑫骄逸之端：骄奢淫逸的开始。

⑬践：踏，蹈。

【译文】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待臣说：“帝王的事业，开创和保持哪一样事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天下大乱的时候，各路英雄竞相起兵，被攻破的才能降服他，被打败的才能制伏他。从这说来，创业艰难。”魏徵回答说：“帝王起兵，必然乘着世道衰败混乱的时候，消灭掉那些昏乱狂暴的人，百姓就乐于拥戴，天下人都来归附；上天授命，百姓奉与，故创业不算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志趣趋向骄奢淫逸。老百姓希望休养生息，但各种徭役却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疲敝，而奢侈的事务却一刻不停；国家的衰落破败，常常由这里产生。以此而论，保持已经建立的功业就艰难。”太宗说：“玄龄过去跟随我平定天下，饱尝了艰难困苦，出入于万死之中，侥幸地得到一条生路，所以看到的是创业的艰难。魏徵和我一起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萌芽，必定重蹈危亡的境地，所以看到的是保持已建立的功业的艰难。现在创业的艰难既然已经过去，保持已建立的一功业这一难事，我应当考虑与你们一起谨慎地对待它。”

【原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①：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②，继体守文^③，控御英杰^④，南面临下^⑤，皆欲配厚德于天地^⑥，齐高明于日月^⑦；本枝百世^⑧，传祚无穷^⑨。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⑩，可得而言。

【注释】

①特进：官名。汉代对功高德重、有特殊地位的人，赐位特进，位在三公之下。唐宋时特进为文散官第二阶，相当于正二品。上疏：向皇帝上奏章。疏：古代用来分条陈述的一种文体。

②受图膺运：受图，得到河图。膺运，接受天命，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后来便以“河出图、洛出书”说成是上天旨意，圣人将要出现，帝王就是受天的命令来统治人民。

③继体守文：谓继承皇位，坚持和维护礼乐制度与法令条文。体：政体，这里指皇位。文：礼乐制度、法令条文。

④控御英杰：控制驾驭英雄豪杰。这里指控制和使用各种人才。御：同驭。

⑤南面临下：居帝位而治理天下。南面：面向南坐，古代以面南为尊位，故称居帝位为南面。

⑥“配厚德”句：谓以美德和天地比配。

⑦“齐高明”句：谓以高大光明与日月齐光。

⑧本枝百世：谓国家的根本牢固就可支持百世。本：树根，这里指国家的根本。“枝”，一作“支”。

⑨祚：禄位，这里指帝位。

⑩殷鉴：《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谓殷人灭夏，殷之子孙宜以夏的覆亡为戒。后用为以先例为鉴戒之喻。

【译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向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说：

我看，自古以来，得到河图而承受天运，承继国家大业，坚持礼乐制度，维护国家法令条文，控制和使用各种人才，居帝位而治理天下的君主，都希望自己的美德能与天地比配，自己的高明能与日月齐辉；根本牢固能支持久远，传帝位没有穷尽。然而，能善终的人却很少，失败和灭亡的却一个接着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探求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遵循治国的规律。前代亡国的教训不远，可以用来说明。

【原文】

昔在有隋^①，统一环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

万里，威动殊俗^②，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③，故行桀虐^④，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⑤。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⑥，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⑦，徭役无时，干戈不戢^⑧。外示严重^⑨，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⑩。是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⑪，子孙殄绝^⑫，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注释】

①有：发语词。有隋：即隋朝。

②殊俗：殊方异俗。这里指遥远的异域。

③社稷：均为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的神祇。社：土神。稷：谷神，旧时作为国家的代称。

④桀虐：桀，夏朝最末的一位国君，名履癸。他残酷剥削，暴虐荒淫，后被商汤所败，出奔南巢之山而死。

⑤不虞：虞，臆度，料想。此处为“不考虑”之意。

⑥罄（qíng 庆）：器皿中空，引伸为尽、完全。

⑦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即饰宫苑，崇台榭（此处“是”字为语中助词，表示宾语前置）。意谓追求宫殿园林的华丽装饰，亭台楼榭的伟峻。

⑧戢：止息，停止。

⑨外示严重：外表显得威严持重。

⑩率土：指四海之内。《诗·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率土”即“率土之滨”的省略。

⑪匹夫：一个平常的人。古指平民男子。

⑫殄（tiǎn 舔）绝：灭绝。

【译文】

过去的隋朝，统一天下，军队强大，30多年间，隋朝的声威远播万里，震动异国，一旦将它抛弃，全为别人所有。那隋炀帝难道厌恶天下得到治理，百姓安宁，而不希望国家长久，故意要推行夏桀的暴政来造成自己的灭亡吗？他仗恃自己的富足强大，不考虑后患。驱使天下的人来顺从自己的奢侈，耗尽天下的财物供自己享受，搜选天下的美女，寻求远方的珍宝。宫室苑囿装饰华丽，楼台亭榭构筑峻伟，征发徭役没有时限，用兵打仗没有休止。外表显得威严持重，内心充满狠毒与猜忌。献媚进谄的人必定得到他给予的福禄，忠诚正直的人却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上下之间互相蒙蔽，君臣的礼义就相背离，百姓不能忍受这种暴政，国土分崩离析。于是作为一个全国尊崇的皇帝，竟死在普通人的手中，子孙灭绝，被天下人耻笑，能不痛心吗？

【原文】

圣哲乘机^①，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②，四维弛而更张^③。远肃迓安^④，不逾于期月^⑤；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⑥，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⑦。焚鹿台之宝衣^⑧，毁阿房之广殿^⑨，惧危亡于峻宇^⑩，思安处于卑宫^⑪，则神化潜通^⑫，无为而治^⑬，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⑭，参玉砌以土阶^⑮，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⑯，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⑰，不慎厥终^⑱，忘締搆之艰难^⑲，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⑳，追雕墙之靡丽^㉑，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以饰之。触类而

长^②，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③，以暴易暴，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格命之后^④，将隆七百之祚，貽厥孙谋^⑤，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注释】

①圣哲：谓智慧超人，才能卓越的人。

②八柱倾：古代认为地有八柱支撑着天，故天不塌。又传说共工与颧顼争为帝，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便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倾斜。文中以八柱指代国家。

③四维弛：谓封建道德规范松弛。 四维：古代以礼、义、廉、耻为治国的四纲，亦称四维。

④远肃迓安：远处的前来朝拜，近处的得到安宁。 肃：参拜。

⑤期月：周月，也指周年。

⑥姬姜淑媛：均指宫中美女。

⑦虽休勿休：文中之意谓虽有美德而不自恃。《尚书·吕刑》：“虽畏无畏，虽休无休。”孔颖达疏：“虽见畏勿自谓可敬畏，虽见美勿自谓有德美。教之令谦而不自恃也。”

⑧“焚鹿台”句：周武王伐纣，纣王败，登鹿台而自焚。 鹿台：别称“南单之台”，殷纣王所筑，故址在今河南汤阴朝歌镇南。

⑨“殷阿房”句：指秦亡，项羽入据咸阳，火烧阿房宫。 阿房宫：秦始皇所建，遗址在今西安市西阿房村。

⑩峻宇：高峻的宫殿。

⑪卑宫：低矮的宫室。

⑫神化潜通：谓精神的作用使百姓潜移默化，君王与百姓的思想便暗暗相通。

⑬无为而治：谓以德教化人民，无事于政刑，使天下得到治理。

⑭茅茨：茅草屋盖，泛指简陋的房屋。 桂栋：桂树作的房梁，指华丽的房屋。

⑮玉砌：玉石台阶。

⑯遂性：成就其本然之性，即性情归于纯朴。

⑰罔念：一念之差。

⑱厥：其。

⑲缔构：缔造。文中指创建国家的大业。

⑳采椽：绘有彩图的椽子（安在梁上支架屋面和瓦的木条）。

㉑雕墙：在墙上雕刻花纹、图案，以为装饰。文中泛指华美的宫室。

㉒触类而长：类似这样增长。

㉓扬汤止沸：扬起沸水来制止水的沸腾，比喻方法不当。 汤：沸水。

㉔格：[明]成化本作“革”，可从。 顺天革命：谓顺从天意而改朝换代。古代以王者受命于天，故称嬴改朝换代，王者易姓为“革命”。《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㉕貽厥孙谋：遗留给子孙后代。 孙谋：指子孙后代。

【译文】

有非凡才能的人，顺应时机，拯救危亡的国家和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倾覆的国家重新被匡正，松弛的道德规范重新得到恢复，远方的人前来朝拜，近处的人安居乐业，国家达到治平没有超过一年；战胜残暴，消除杀戮，也不须要百年。现在，隋朝的宫殿观阁、楼台亭榭，被全部占有了；奇珍异宝，全部收藏了；宫中美女，全部侍候在君王的身旁了。举国之内，都是君王的臣子与奴婢，如果能借鉴于隋朝失败的教训，常常想想自己是怎样取得天下的，因而一天比一天谨慎，虽有美德而不自恃。烧掉鹿台的宝衣，毁掉阿房宫的宽广宫殿，从那峻伟的宫殿上看到危亡的因素，想到居住低矮宫室的安全，那么：自身的精神修养就能对百姓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思想也就暗暗与百姓相通，从而达到无为而治，这是以德治国的最好办法。假若既成的东西不去毁坏，仍然保持它旧有的面貌，免除那些不急于要办的事，减了再

减。即使简陋房屋与华丽宫室相间杂，玉石栏杆与泥土台阶相参和也不计较，百姓高兴的事就派他们去做，而且不要耗竭他们的精力。常常想到居住的人虽然舒适安逸，而作工的人却非常辛苦，这样，百姓就会高兴地像儿子趋奉父母那样归附国君，所有的人都仰仗国君而性情归于纯朴，这是以德治国的次等方法。如果君王有一念之差，不善始慎终，忘记了缔造国家的艰难，认为上天的旨意可以依仗，忽略了宫室应该奉行节俭，一味追求华美的宫室，凭借它的基础而扩建，使旧有的规模增大，而且装饰更华丽。类似这样增长，不知道停止和满足，百姓看不到君王的美德，相反只听到不断征发劳役的消息，这是最下等的治国方法。这种办法就像背着木柴去救火，扬起沸水来止沸，用残暴来代替残暴，与原先的混乱同出一辙，其后果是难以估量的。这样下去，继前朝而为君的，还有什么业绩可以显示呢！君王没有可以显示德行的业绩，就会使百姓怨恨、神灵发怒。百姓怨恨、神灵发怒，灾难和祸害就一定会产生。灾害一旦发生，那么叛乱一定会暴发，叛乱既然暴发，而能够使身体、名誉都得到保全的实在太少了。顺应上天旨意而改朝换代之后，帝业将兴隆七百年，并遗留给了孙，使它传到万代。国家的基业难于取得却容易丧失，能不认真思考吗？

【原文】

是月，徵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①；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②，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③，居域中之大^④，将崇极天之峻^⑤，永保无疆之休^⑥，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

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注释】

①浚：疏通，挖深。

②理：本为治玉，引伸为治平、治理。

③神器：指帝位、政权。

④域中：宇内，国内。

⑤“将崇”句：谓要想秉承昊天的大德。将：欲，要想之意。崇：尊重。峻：大。

⑥休：福禄。《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以礼承天之休。”杜预注：“休，福禄也。”

【译文】

这个月，魏徵又上疏说：

我听说，希望树木长得茂盛的，必定要使树根牢固；要想河水流得远的，一定要深挖它的源头；要想国家政局安定，一定要多积道德、仁义。源头不深而希望河水流得远，树根不牢固而希望树木长得繁茂，道德、仁义不深厚而希望国家安定，我虽然卑下愚蠢，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何况明智的圣人呢？国君担负着国家重任，居于全国举足轻重的高位，要想秉承上天的大德，永久地保持无边的福禄，而不考虑安乐时想到危险，力戒奢侈而提倡节俭，不能积累深厚的美德，理智不能战胜贪欲，这也就像砍断树根而希望树木茂盛，堵塞源头而希望河水流得长远一。

【原文】

凡百元首^①，承天景命^②，莫不殷忧而道著^③，功成而

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④。岂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⑤；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⑥。竭诚则胡越为一体^⑦，傲物则骨肉为行路^⑧。虽董之以严刑^⑨，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⑩，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⑪，所宜深慎；奔车朽索^⑫，其可忽乎？

【注释】

①凡百元首：众多国君。元首：本指人头，后均用来比喻国君。

②承天景命：秉承上天的大命。景：大。

③殷忧：深切的忧虑。

④克终：能够到最后。

⑤竭诚：竭尽诚心。

⑥傲物：轻视他人。

⑦胡越：古代对少数民族的泛称。胡在北，越在南。这里用来比喻关系疏远。

⑧骨肉为行路：比喻兄弟之间不和睦，就像走在路上的陌生人。

⑨董：督。

⑩苟免：苟且求免，只图目前免于祸患。

⑪载舟覆舟：《家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用以说明国君与百姓间的关系和水与船的关系一样。

⑫奔车朽索：用朽坏的绳子去驾奔驰的车，比喻危险。

【译文】

许多国君，秉承上天的使命开创基业时，没有哪一个不是深切忧虑、谨慎行事、德行显著，而大功告成之后，就德行开始衰减的。开始时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就很少。难道不是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如